

中國古籍研究

第一卷

(1996年8月)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主辦

中國古籍研究

(第一卷)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主辦

顧問 匡亞明
主編 傅璇琮 許逸民
執行編輯 張世林 劉石 戴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 6

国林风书店

No. 4380383

中國古籍研究 第一卷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38.75 插頁4 字數645,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5325-2091-9

I·1038 定價: 68.00元

發刊辭

1992年5月，在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上，新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現改名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匡亞明同志提出，古籍整理事業應以“三心”（信心、決心、恒心）創“三成果”（整理出版的成果，研究的成果，實踐的成果），這就是說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要靠一個系統工程來實現，一是古籍的整理與出版，二是在此基礎上的系統研究，三是將之用于現實，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本着這一精神，幾年以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制訂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協調古籍研究出版及圖書館古籍收藏與使用幾方面工作的同時，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主持編纂《中國古籍總目提要》，一是創辦《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雜誌（雙月刊），一是評選和編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每年一輯，每輯十種）。

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是對以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為依托的傳統文化進行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旨在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引入生動豐富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之中，最終落實到為當代文化的建設服務的話，那麼圍繞古籍（或者說傳統文化）研究，還應該建一座儲存史料與考證結論的信息庫，以便為古籍的整理與出版提供一個明晰的綫索，建立必要的基礎。

我們現在把這座不斷構築中的古籍（傳統文化）信息庫定名為《中國古籍研究》，以大型專刊的形式每年推出一卷。這樣《中國古籍研究》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傳統文化研究叢書》將相輔而行，共同對傳統文化進行全方位、多層面的研究。

中國傳統學術歷來講義理、考證和辭章，《中國古籍研究》則側重發表實證性較強的考證性論文。這裏所說的古籍研究，實際上也不限于古籍版本、作者、校讎、箋證、輯佚、辨偽等學術範疇。除傳統文、史、哲外，舉凡天

文地理、科技藝術、軍事體育、文物考古、農業醫學、民俗文化等等屬於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只要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較有深度的研究，都為本刊所歡迎。

我們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雜誌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中提倡的思想文化研究，是基于嚴謹扎實的學術研究之上的；而我們在這裏提倡的學術研究不是搞繁瑣考證，不是搞前人早已摒棄的所謂“鉅釘之學”。我們主張的是一種不尚浮華、不慕虛名、不急功近利、腳踏實地的樸實學風。我們認為，這種學風對於學術文化事業的正常發展與提高，是很必要的。

我們深知，實現這一願望的根本保證在于學術界的支持。從第一輯所收文章的作者來看，既有已故國學大師、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學者，也有已成為學界中堅的中年及富于春秋的青年學者。這充分體現了幾代學人為共同的事業孜孜不倦的努力與追求。我們願與學術界的同行們一道，為學術文化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 錄

發刊辭

《唐人小說》(汪辟疆校錄)批注·····	陳寅恪遺作,包敬第整理	1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	陳尚君 汪涌豪	39
《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	楊明照	75
寒山詩箋讀札記·····	項 楚	113
《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補編》舊箋補正 ·····	劉學鍇 余恕誠	151
敦煌論議考·····	王小盾 潘建國	169
春秋研究講義案語·····	顧頡剛遺作,王煦華整理	229
《易緯》的文本和源流研究·····	徐興無	259
《玉臺新詠》版本研究·····	躍 進	303
《李白集》稀見版本考略·····	詹 鎭	339
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價值·····	謝思煒	37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正補二十五則·····	王次澄	391
江淹年譜·····	俞紹初	405
《紅白蜘蛛》校注		
——宋元小說家話本校注試稿·····	程毅中	443
清代熱河木蘭圍場研究·····	景 愛	461
吐蕃時期藏譯漢籍名著及故事·····	王 堯	535
日本古漢文傳奇《浦島子傳》研究·····	嚴紹璽	575
——中日古代文學關係的基礎性研究之一		

Contents

Critical Commentary on <i>An Anthology of Tang Fiction</i>	Chen Yinque (posthumous), ed. by Bao Jingdi
Sikong Tu's <i>Twenty-four Characterizations of Poetry: Fake or Genuine</i>	Chen Shangjun & Wang Yonghao
Further Supplements to <i>Omissions in the Commented Edition of</i> <i>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i>	Yang Mingzhao
On the Collation of Han Shan's Poems	Xiang Chu
Amendments to <i>The Collection of Fan Nan's Writings with Detailed</i> <i>Commentary and Supplements to The Collection of Fan Nan's</i> <i>Writings with Detailed Commentary</i>	Liu Xuekai & Yu Shucheng
Investigating <i>Lunyi</i> (i. e. discursive discourse) as a Dunhuang Genre	Wang Xiaodun & Pan Jianguo
The Notes on <i>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tudies Teaching Materials</i>	Gu Jiegang (posthumous), ed. by Wang Xuhua
On the Origin and Text of <i>Yi Wei (An Apocrypha of the Book of Changes)</i>	Xu Xingwu
On the Text of <i>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i>	Yue Jin
Verifying the Rare Versions of <i>An Anthology of Li Bai</i>	Zhan Ying
On the Origin and the Collative Value of the Japanese Hand-copied Versions of <i>A Collection of Bai Juyi's Writings</i>	Xie Siwei

2 中国古籍研究

- Emend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to 25 Entries in *Abstracts of
the Complete Works under Four General Categories* Wang Cicheng
- Jiang Yan's Chronology Yu Shaochu
- On the Collation of *Red and White Spiders* Cheng Yizhong
- A Study of the Wood-Enclosure Hunting Ground at Re
He in the Qing Dynasty Jing Ai
-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Sin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 in
Tufan Era Wang Yao
-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Legendary Tales of Urashimako Den*
..... Yan Shaotang

《唐人小說》(汪辟疆校錄)批注

陳寅恪 遺作
包敬第 整理

內容提要 陳寅恪(1890—1969)是中國現代文史界學術宗師之一。本文是他在汪辟疆校錄之《唐人小說》一書上所作批注的整理稿。唐代小說在中國小說發展歷史上有着獨特地位和深遠影響,魯迅在整理輯佚上有過開創性工作,而以汪辟疆之著為最。陳寅恪的批注則發揮他“詩史互證”的特長,以唐史、唐詩和唐人小說互相發明,引證豐贍,考證翔實,於唐人小說的作者、創作年代、寫作動機以及時代風尚轉移、制度典章變遷及若干重要史實的辨析上,多發前人未發。見解獨特,論證平實,不獨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者所必讀,而且對治隋唐史學者亦大有裨益。原稿由其家屬提供,本刊第一次發表。

Chen Yinke (1890—1969) is considered by China's modern literati and historians to be one of the great scholars of learning and integrity. This paper is a reconstruction by the editor of Chen's annotations and comments on Wang Pijiang's *An Anthology of Tang Fiction*. Tang fiction holds a special place for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ction in general. Lu Xun made an initial contribution with fresh insights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iction in this period. Of all the scholarly efforts, Wang Pijiang's work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Chen Yinke's critical commentary on Wang's e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has further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iod, reinforced by Chen's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poetry and history rectifying each other". His commentary and findings are insightful, well-documented and con-

vincing,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ancient fiction resear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of the Sui and Tang history.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provided by Chen's family.

唐人小說題辭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云：唐世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贊，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是已。景安生際紹、熙，去唐匪遠，《四庫總目》嘗推其言有根據，蓋不誣也。

陳批：哈佛《亞細亞學報》第一卷《韓愈與唐代小說》，整理者注：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云：寅恪嘗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壹卷第壹期。其要旨以爲古文之興起，乃其時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於作小說者也。又云：元稹、李紳撰《鶯鶯傳》及歌於貞元時，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及傳於元和時，雖非如趙氏所言是舉人投獻主司之作品，但實爲貞元、元和間新興之文體。此種文體之興起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其優點在便於創造，而其特徵則尤在備具衆體也。又云：趙氏所謂“文備衆體”中“可以見詩筆”（趙氏所謂詩筆係與史才并舉者。史才指小說中敘事之散文言，詩筆即謂詩之筆法，指韻文而言。其“筆”字與六朝人之以無韻之文爲“筆”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其所謂“史才”、“議論”之部分，陳氏之傳當之。後人昧於此義，遂多妄說。

（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于貞元、元代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之中堅人物也。此二者相互之關係，自來未有論及者。）

如沈德潛《唐詩別裁》八選《長恨歌》評云：迷離恍惚，不用收結。據《唐摭言》伍“切磋”條參《韓昌黎集》十四《答張籍書》注、《重答張籍書》注及《全唐文》六八四《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云：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二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駁雜無實之說，後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乃博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

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寅恪案：唐人小說，洎貞元、元和後始盛，文昌《上退之書》所謂駁雜無實之說，未知何所指，而《昌黎集》答此書云：“吾子又譏吾與人以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亦未能明確。然“陳之於前以爲歡”則疑與今世所傳唐人小說之類相近也。俟考。則籍所謂駁雜無實之說，王定保以《毛穎傳》之小說當之也。

又文昌《上昌黎第二書》：“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退之《重答書》云：“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朱子《韓文考異》六“石鼎聯句”條云：“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寅恪案：此與夏曾佑小說原理之論合。白香山常自言其敘事病在瑣悉，蘇子由之譏其《長恨歌》不如少陵《哀江頭》，皆不知文體不同，繁簡應亦有異也。《國史補》下：“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韓集》三十六）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近代有造謗而著《知鸚鵡》、《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妖也。”《國史補》及《唐語林》二“文學”門：元和以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腐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章氏叢書文錄》一《五朝學》云：《太平廣記》所引南朝小說奇而近雅，怪不至繆，又無淫侈之言。唐人小說半皆妖蠱，文既無法，歆羨榮遇之情，驕淫矜誇之態，溢於楮墨，人心險薄，從是可知。世人以東漢賢於南朝，猶失其實，至乃尊唐而賤江左，蓋以國勢盛衰論民德，是非殷亂，一至是乎？

古 鏡 記

汪注：《三水小牘》元稹一則云：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漢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

人剖之，腹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瑩，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巾箱之中。及相公薨，鏡亦亡去。

陳批：微之事。

柳 氏 傳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托落，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

陳批：“翃”當作“翽”，下皆仿此。《顧氏文房小說》本《本事詩·情感第一》載此事，“翽”皆訛作“翃”。《新唐書》二百三《文藝傳》下《盧綸傳》附《韓翃傳》：“字君平，南陽人。”《新唐書》以翃爲南陽人，此傳以爲昌黎人，例同退之之籍貫也。

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

陳批：《全唐詩》第二函第一冊，翃於天寶十三載進士及第，此傳翃與柳氏定情乃天寶十二載事。但《新唐書》一四三《元結傳》云：“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此本“楊度”，姓名皆訛誤可笑！（浙江官書局《唐書·元結傳》作“湯浚”）徐松《唐登科記考》九：天寶十三載知貢舉楊浚下注：“見《唐語林》。按諸書所引‘楊’或作‘湯’，‘浚’或作‘俊’，又作‘渙’，皆非。李華《三賢論禮》文以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穎士求人海內，以爲德選。”韓翃下注云：“《唐才子傳》，天寶十三載楊紘榜進士。”守山閣本《唐語林》八《補遺》“春官氏”條云：“神龍以來，累爲主司者陽渙……再天寶十二載、十四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七十一下“楊氏執柔相武后，子滔兵、戶、吏三侍郎。”行輩雖近，而其名及官皆不同，故表中竟無其人也。《唐才子傳》：“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楊紘榜進士。”新舊《唐書》合鈔《元結傳》作“湯浚”，而丁子復《唐書補正》亦無校語。瞿氏藏稽瑞樓《李義山文集·元結文集序》作“楊後”。徐樹穀《李義山文集箋注》九以“楊”應作“湯”，蓋據《元結傳》。《全唐文》三百八十一《文編序》：“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侍郎楊公見文嘆曰：……楊公於子……”《金石粹編》九十八顏魯公《元結墓碑》作“陽浚”，

應可依據。徐松必以作“楊”爲是，恐非。八瓊室《金石補正》六十三《容州都督元結碑》只錄《平津館讀書記》，未錄碑文。劉節查北平圖書館藏顏書《元碑》作“陽浚”，則徐松說非也。

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迹法靈寺……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無何，有番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在，嘆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

陳批：《舊唐書》一百七十《裴度傳》：“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張）權輿取爲語辭。”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常樂坊不載裴度第，而於永樂坊載裴度宅，注：“錄《唐實錄》之詞。”又於次南永樂坊下注云：“按永樂《舊書·裴度傳》作平樂。”又按《兩京城坊考》四崇業坊玄都觀下注云：“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觀及興善寺以鎮之。”《新唐書》一七三《裴度傳》：“都城東西崗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崗。”案：平樂里在道政之南，則道政里適直龍首崗之第四崗也。道政里在朱雀門街東第五街，即皇城東第三街之第五坊，適在興慶坊之南。《兩京城坊考》一“大明宮”條：龍首山長六十里，來自樊州，由南而北，行至渭濱，乃折向東。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故宮出長安城上，大明宮又在未央之東，基愈高，故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宣皇帝，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希逸除左僕射，“左”字據《舊書·希逸傳》，乃“右”字之誤。此乃永泰元年希逸爲李懷玉所逐歸朝時也。

汪注：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云：後翊隨侯希逸入朝。

陳批：《舊唐書》一百二十四、《新唐書》一百四十四《侯希逸傳》。《舊唐書》十一《代宗紀》：永泰元年秋七月辛卯，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爲副將李懷玉所逐。又十二《德宗紀》：建中二年七月庚申，司空淮陽郡王侯希逸卒。《新唐書》六十二《宰相表》：建

中二年七月庚申，檢校右僕射侯希逸爲司空，是日卒。《舊唐書》一百二十四《侯希逸傳》：永泰元年，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柳 毅

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還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

陳批：火祆教。

霍小玉傳

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

陳批：《舊唐書》六十四（《新唐書》七十九同）：“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垂拱）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行至陳倉而死。……長子緒……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并追復爵位，仍封緒孫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新唐書》七十下《宗室世系表》霍王房：霍王元軌—江都郡王緒—嗣王志順—嗣王、右千牛員外郎軍暉。“右”字或“左”字之誤，“郎”則“將”字之訛。此霍王疑即指暉。

遂引至延光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嘆良久。

陳批：《新唐書》（卷八十三）肅宗女郾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奸聞。德宗怒，幽主它第。……貞元四年，又以厭蠱廢。六年薨。

盧氏方鼓琴於床，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綃，作同

心結，墮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

陳批：《池北偶談》二三“驢駒媚”條云：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寅恪案：《物類相感志》即依《霍小玉傳》為解，不可復取之以自訓，轉成重複也。

南柯太守傳

汪注：撰人李公佐，史不詳其生平。據本傳及《謝小娥傳》、《馮媼傳》、《古岳瀆經》等篇，大約為貞元、元和間人。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見《道藏》參字七號）卷三，有“李公佐”一條，李公佐僕詩云：“顓蒙事可親。”注云：公佐字顓蒙。……又《宣宗本紀》：二年，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有前揚府錄事參軍李公佐。是否即為顓蒙，無從取證。

陳批：《舊唐書》十八下《宣宗紀》：大中二年吳湘獄詔中有李公佐名，恐太晚，非一人也。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陳批：據此文篇末“乙亥歲”之語，則為貞元十一年。知退為貞元末進士，貞元十一年焉能為監察御史乎？若非僞托，則篇首數語在“天寶中”三字以前者，皆後人所加，非原文也。其實，此文南宋時即已有疑其不出於知退者矣。敦煌本《男女陰陽交歡大樂賦》亦托之白行簡。

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

薦爵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

陳批：《昌黎集》二三《祭竹林神文》，時韓公爲京兆尹也。

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

陳批：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行簡之伯祖爲鱗（原作“璘”，殆寫誤），即敏中之祖，官揚州錄事參軍。白行簡之伯祖之官階，與此所言者不符，固不待論。

汪注：行簡，字知退，居易弟也。貞元末，登進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冬，病卒。有集十卷，今不存。此傳收入《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四），而下注出《異聞集》；惟《廣記》四百八十四以下九卷爲雜傳記類，其中所收皆屬單篇，則是此傳雖收入《異聞集》，在宋初以前固嘗單行也。近頗有疑爲僞托者。

陳批：知退卒於寶曆二年丙午，則此乙亥歲爲貞元十一年。是年，樂天二十四歲，知退年太少，疑不能作也，俟考。劉後村已疑之矣。

汪注：又按俞正燮《癸巳存稿》十四有“李娃傳”一條云：所云常州刺史滎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

陳批：《後村大全集》一七三《詩話前集》云：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爲《李娃傳》誣亞爲元和，畋爲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並相不咸，携誑畋身出倡伎。按：畋與携皆李翱甥，畋母，携姨母也。安得如《娃傳》及小說所云？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爲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傳》必白氏子弟爲之，托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於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登第於憲宗之元和，畋相於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如《周秦行紀》，世以爲德裕客韋絢（韋絢，《賈氏談錄》作“韋瓘”）所作，二黨真可畏哉！寅恪案：《舊唐書》一七八《鄭畋傳》：“亞登元和十五年進士第。”《北夢瑣言》六《白太傅墓志》“盧鄭二相附”條云：“鄭文公畋與盧相携，表親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鬬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

官矣。”《唐語林》七《補遺》：鄭相畋與盧相携，外兄弟，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太平廣記》一八一引《抒情詩》“李翱女”條：李翱，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投卷，翱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迨公退，李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為婿。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意。越月隨計，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闈試，徑赴嘉禮云云。《新唐書》一八四《盧携傳》：與鄭畋俱李翱甥。《舊唐書》一七八《盧携傳》：祖損，父求，寶曆初登進士第。《新唐書》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范陽盧氏又有盧損，損子求，求子携，字子升，相僖宗。徐松《唐登科記考》二十，王定保《唐摭言》卷八“陰注陽受”條，及《唐詩紀事》五十三“盧求”條：“求登寶曆二年進士第，李翱之婿也。翱典合肥，有道人號先知。始，翱妹婿楊嗣復知舉，求落第。至是嗣復再知舉，道人以小卷遺嗣復曰：‘放榜日開之。’洎放榜開卷，乃曰‘裴頭黃尾，三求六李。’時第一人裴求，榜末黃駕，次則李倖、盧求，又李方玄、從毅、道裕、景初、李助、李倖共六人。道人又謂翱曰：‘公之子不如外孫。’後求子携，鄭亞子畋，杜（原作“李”）審權子遜（即“讓”）能為相，皆翱外孫也。”足知唐書甥作外孫解。

東城老父傳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

陳批：開元元年為七一三年，元和庚寅歲為元和五年，八一〇年。

（開元）十四年三月，衣門鷄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鷄童”。

陳批：《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十二月己巳，至東都（自東封泰山還）。十四年冬十月庚申，幸汝州廣成湯。己巳，還東都。十二月丁巳，幸壽安之方秀川。壬戌，還東都。十五年閏（九）月庚申，車駕發東都，還京師。冬十月己卯，至自東都。十二月乙亥，幸溫泉宮。丙戌，至自溫泉宮。據此，開元十四年三月，玄宗在東都，無會於溫泉之可能也。

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